

孽凰

皇后善谋

上册



宫斗大神 **云哲**
网络原名《弃后，来朕怀里》

红袖添香网
千万阅读点击
古代架空人气大戏

鼎力推荐
友情支持
木子喵喵
冰蓝纱

才色无双覆雨翻云谋倾天下
看弃后涅槃重生
斗智斗勇相爱相杀帝后传奇

斗宠妃，算人心
战边关，定江山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云哲
作品



孽凰

皇后善谋

上册

云哲
Yun Zhe
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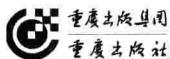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孽凰/云哲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229-07110-3
I. ①孽… II. ①云… III. ①言情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55582号

孽凰
NIEHUANG
云 哲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刘 嘉 郭莹莹
责任校对: 杨 婧
封面设计: 艾瑞斯数字工作室 clark1943@qq.com
版式设计: 谙恒记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章: 36.25 字数: 627千
2014年 6月第 1版 2014年 6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
ISBN 978-7-229-07110-3
定价: 5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楔子	1
第一章 逆境之凰	3
第二章 后宫之主	14
第三章 皇后职责	26
第四章 鸣鸟不飞	36
第五章 丢车保帅	51
第六章 连横合纵	65
第七章 君心难测	84
第八章 红颜知己	99
第九章 针锋相对	116
第十章 火之记札	134
第十一章 断壁残垣	147
第十二章 相国杀意	160
第十三章 初次爱上	171
第十四章 南城阴谋	180
第十五章 书中文字	195
第十六章 陷入杀局	209
第十七章 捧杀之计	230
第十八章 运筹帷幄	248
第十九章 风晴之约	260
第二十章 清君之侧	274



楔子

初冬，渐冷。自昨几个下了场雪后，帝都的天便开始冷了起来。

黑夜的寂静才刚被初阳所撕裂，躲在房中的宫人们便不得不团着袖口出来忙活。专门负责晴岚轩“主子”的两个小太监搓着冻得通红的脸颊，满嘴都是埋怨的话。

到了门口，两个小太监稍顿了下步，抬头看向连宫都算不上的地方。破败的匾上勉强还能看出老旧的题词，旁边的漆皮掉了不少，露骨的颜色看得人有种渗入骨髓的凉意。门前堆砌的白雪，混了些枯叶污汤，不仅阻碍了行路的步子，也弄脏了太监们的鞋子。

「1」

其中一个太监拨弄着尖刻的脸，甩了甩自己冰凉脚，低声发出一声怪叫：“这……这女人怎么连雪都懒得扫，八成还没起呢！”

“我看，就是欠教训。”另一个太监搭话，脸上满是轻蔑与不屑。

“哎哟，就算是被下了那种圣旨，又被赶到这种破地方来，可皇上终归没将她打入冷宫，更没废了她。咱也得悠着点啊，万一哪天翻身了，咱们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

“啧，你放心吧，就这软货，皇上早就对她厌弃了，不然就不会下这种圣旨了。你要讨好，还是费费心思送点礼去筱月殿吧。”

“也是，这种挨了打都不知道吭一声的女人，注定翻不了身。昨天是去太医院做工，太便宜她了，今天咱就拉她去浣衣局，好好让这贵人给咱洗洗衣服。”

两个人说着，不由得露出一丝狰狞的笑容，随后便一同推开了这晴岚轩老旧而不能避风的木门。

随着吱呀一声响起，灰尘落雪静静地扑在了地上，两个小太监不停地挥动着手，怪声怪气地说：“她这地方，还真是一天不打扫就脏兮兮的，八成是有人给她扔灰了。”



“她活得越惨，咱的赏就越高，你该感谢她了。”为首的太监笑道，然后在这昏暗的屋中找寻着那女子的身影。忽然间，他的眼瞳缩了一分，仿佛看到了什么。

床下，柜旁。一抹纤细的身影双手撑地，有些蜷缩地跪在那里，她安静地一动不动，长长的头发顺着两边搭垂下来，盖住了她苍白的面容，她身上紧裹的亵衣也让她看起来格外单薄。最让人不解的是，她竟将一套看起来极为厚重的红色大袍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床上，而在那衣服上，还放着一支做工精致的钗。

那小太监轻轻吞咽了下唾液，连呼吸都不敢大声。他与身后的太监对视了一眼，然后小步地上了前。当他用他的指尖战战兢兢向她鼻下探去后，他猛地一缩，惊恐万分地向后退着，甚至连身子都开始发抖。

而后，便从这晴岚轩内，传出一声大喊：“皇后娘娘殡天了，皇后娘娘殡天了！！！”

雪，又开始下了。晴岚轩外渐渐聚集了很多官人，但无人敢多做停留。屋中女子，依旧安静地跪着，像是在做一场仪式，又或是在向谁谢罪。

只可惜，却没人敢去探究。

但是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没有一人能猜想到，其实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



第一章 逆境之凰

「3」

前线指挥部中，一身利索军装的苏慕晴来到桌前，她扬起指尖，毫不犹豫地将带来的卷图拉开，用掌心将其抚平、仔细看着上面的细节。在她那从容而冷静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惊慌。

周围人面面相觑，整个军营中气氛凝重异常。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战，关系到国际战略，所以他们必须胜利。

可是就目前情况而言，事态不容乐观，他们本是向上级申请调来国防部战略研究院的资深战略专家，却未料来了一个如此年轻的女上校，这对他们来说，仿佛在下一盘险棋，心里忐忑不已。

“这个女的行吗？是不是没人了才……”

“是啊，这么年轻当了上校，经验尚浅，哪能掌控得了这么大的战役。”

“不行，还是换人吧……”

这里的所有人都面露铁青，纷纷小声议论着。唯有苏慕晴依旧沉默不语，仿佛根本不在意下面的议论。

这时，她唇角一勾，脸上从容淡定，而后她拿过了一旁的记号笔，在一个地方洒脱地圈动一下，落笔潇洒，神情不羁。此时所有人都为之一愣，纷纷看向那记号所指之地，唯独苏慕晴站直了身子，双手将记号笔一扣，灿烂一笑，“打蛇打七寸。各位首长，我的任务做完了。”

“这里……完全可以进行奇袭！”

“这是一个绝佳的位置！”

“这……这孩子的手法，反其道而行之，不一般呐！”

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位军官上前，低声说道：“苏慕晴可是首长极为信赖的战略研究专家，别看她年纪不大，却是个狠角色。”



众人惊喜，纷纷看向正在收东西的慕晴。这时慕晴转身，在稍稍打过招呼后，便拿上自己的军帽准备离开，似乎对赞赏之词并不在意。慕晴抿抿唇，撩开厚实的布帘，却在抬眸之际感觉有什么东西正晃着自己的眼睛。她眯着眸，脚步回缩了些，冷静地判断着那东西的源头，忽然一怔，看向了身后。

那东西所对的位置，正好是这场战役的最高指挥官！苏慕晴忽然低咒一声，在一声枪响的同时，她纵身一挡，然后在一片混乱中，彻底失去了意识。

……

疼，全身彻骨的疼。

空气稀薄得几乎让她窒息。

她死了吗？将军又是否平安？

苏慕晴眉头微微颤动，用尽力气将沉如铅块的眼皮缓缓睁开。此时她的眼前一片漆黑，所在之处阵阵散发着一股让人不舒服的蜡油味，侧了耳，隐约能听到一些念经的声音。

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她会变成这样？而这狭小的空间又是哪？

苏慕晴百思不得其解，却忽然听到外面一个人用着奇怪的音调大喊：“下葬！”

下葬？在给谁下葬？给她吗？但是她还活着啊。

苏慕晴不明所以，只是喘息着费力地从棺中爬出，眼中布满了困惑之色。

外面，正下着雨，一点一滴地落在她纤细的肌肤上，冰凉凉的，仿佛是在告诉她眼前这一切并非梦中幻景。

“我在哪？”

她企图将身子探出棺外，但当众人见到她的一霎，仿佛瞬间安静了。没有念经声，没有脚步声，什么都没有……而她，仿佛顿时成为了焦点。不过半刻，在场的几乎所有人都突然像疯了一样地尖叫起来，仿佛是热锅蚂蚁般四处乱逃。他们纷纷踩踏泥中，摔的摔跑的跑，同时还大喊着：“皇后娘娘尸变了！皇后娘娘尸变了！！”

刺耳的诅咒使得苏慕晴皱紧了眉头，她咬住有些发僵的下唇，茫然地看向周围一切。

这是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地方。

苏慕晴深吸口气，踏着发软的身子，努力地从这棺中走出。她恍惚地在雨中游荡着，脑海一片空白。

棺木前的摆设，她像是在史书上见过，是一个祭坛。四周被几圈沥青台阶

重重围住，如被枷锁缠绕。祭坛顶端镶有金凤，正收拢双翅，安静而平和。但这样的凤与她平日里所见的展翅之凰截然不同。这里的凤如同归根落叶，了无生气，使得她莫名感到有些悲凉与阴森。除此之外，这祭坛倒还算大气，而且没有杂草乱尘，应是被人常年打扫。

苏慕晴停下步子，将视线落在了那些疯跑的人身上，眉心不由得拧起。

这些奇装异服的人是谁，他们为何害怕，而自己又在哪？苏慕晴茫然地用手背贴了贴冰凉的额角，腕子上两个白玉雕镯缠在一起，叮叮作响。

身上很冷，冷到刺骨，冷到仿佛连血都是冰的。

此刻，雨势渐大，颗颗落下，连珠成串的雨水将苏慕晴身上的衣袍浸透，冰凉凉地贴在她的肌肤上。这样的透凉，使得苏慕晴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她抬手看了下自己衣袖上的金丝凤图，依旧是满心疑惑。指尖抚过，细密的绣工让她惊叹。她虽对这图样不甚了解，也知道这袍子一定价值不菲。

如此衣袍让苏慕晴心中更为疑惑，她忍不住皱起眉头，牙齿被她咬得不停作响。

她明明是战略研究院上校，应该正在帮着某部做军事战略分析，然后她好像是看到了己方军营中有人将枪口对着指挥营，于是她下意识地去挡……

思及此，慕晴的心头略微有些发凉，随着记忆愈发清晰，她越是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死去。可若是她死了，她尚且还能接受，但她现在这是在哪里？这……应该不会是阴曹地府吧。

苏慕晴摇摇头，半垂的眼眸中透着凛冽的寒光。幸好她向来冷静，又是军人出身，所以还不至于被眼前的“景观”吓乱了手脚。于是眸子一转，一把拽住一个看起来像是招摇撞骗的茅山道士，她冷冷地问：“这是哪，你们是谁？”

那道士瞪大眼睛看着苏慕晴抓着他衣襟的手，瘦尖的脸上布满惊恐之色。他哆嗦着想将苏慕晴的手挪开。但身手敏捷的苏慕晴又岂容得他从她手上溜走，于是压低声音命令道：“说！”

这一声呵斥，使得道士的腿一下子就瘫软了，一边求着饶、一边哭喊道：“皇后娘娘饶命啊，小民只是被当官的找来为您送行的，真不知道您还能活过来啊！”

“皇后娘娘？”苏慕晴略微挑了下右眉，如黑玉般的眼中划过一缕幽光。

皇后，祭坛，凤袍……这究竟是……难道？……这一切太过匪夷所思，这怎么可能，这绝不可能！

苏慕晴咬牙，一把将道士揪起：“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有人用这





种拙劣之术陷害于我？”

道士此时已经吓得泣不成声，他“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哀求道：“皇后娘娘，您就别吓唬小民了！小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您是南岳王朝当朝皇后，不久前病逝，谥号孝端仁皇后！”

“谥号？”苏慕晴小声重复。她隐约记得，这种东西只有古人死后才会被封。于是她猛然回身，望向不知何时已被雨雾遮掩的祭坛，眼眸中闪过一丝惊诧：“这是祭祀死人的地方……是祭奠我的地方？！那我是……”苏慕晴心如被万石所压，顿时感觉惶恐不安。苏慕晴沉默半晌，小心翼翼地将右手抬起，轻抚自己的脸庞。眉毛、眼睛、鼻子、唇瓣……对她来说，统统都如此陌生。她倒吸口气，扔开已经快要吓昏的道士，她跪倒在被水浸透的洼地中，尽可能地想看清自己此时的容貌。

“这是谁……”苏慕晴蹙眉说道，语气飘忽，彻底陷入了茫然。

但很快，却有另一个深黑的人影渐渐出现在了水面的倒映上。苏慕晴眼眸一颤，却在下一刻感觉脖颈受了重击，让她再度失去了意识。

三个月后。

南岳已经进了大雪频繁的寒冬，皇宫里格外安静。红墙上时而里里啦啦地滴着雪水，将偌大的皇宫映衬出一份冷漠与孤寂。格外显眼的杨树枝叶未茂，却覆上了一层雪白，倒犹如画卷点缀，惹得路过官人忍不住抬眼多看两眼。

朝阳初升，渐渐为宫里的寂静洒下一片金黄，染得到处暖意十足，仿佛在安抚被这无情冬日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人们。

后宫禁地，安静异常。苏慕晴一身布衣简装、拖着还有瘀伤未愈的身体，如同官女般端着水盆穿梭在皇宫深处。纤细的浅葱指上无疑在这寒冷的冬天留下了冻伤的痕迹。她的脚步落在刚融的雪上，染湿鞋子，只能任由这份冰凉沁入心间。这一行，陪同她的还有一名年约四十的太监。

“快点！皇上刚微服回宫，要是伺候不周，小心性命不保！！”这名太监冷冷说道，脸上满是不屑与冷漠。

苏慕晴曾试图反抗过，却又因势单力薄而被打压，所以她只能暂时隐忍下来，伺机而动。

可等归等，在她清秀的脸上，显出的却是一抹不耐烦。

她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苏慕晴，而是同样名为苏慕晴的南岳大朝第一正宫皇后，谥号：孝端仁皇后。

可笑吗？确实可笑。她一个活生生的人竟然有了谥号，而且最重要的是，

她穿越了。苏慕晴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接受这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但她总得到现在还有些如梦似幻，没有丝毫的真实感。不过出于受了不少“被除妖”的苦头，苏慕晴倒也开始变通了，不得已为了生存接受了这个皇后的身份，并以古来擅用的“癔症”自居。当然，还得多亏了那些太医为保命而为她编造的病症，以至于她现在不会被当做妖怪处以火刑。

火刑虽避免了，日子却不甚好过。当苏慕晴被人带回宫中，这才知道她竟穿越到了一个连后妃都不如的皇后身上。这个皇后生前受着生不如死的待遇，尊严、皮肉乃至生命都无时无刻不是被人踩在脚底。而这一切只因皇上下了一道罪责圣旨：

“宫廷之内，地位最低贱者，乃苏皇后。凡善待者，一律严惩。恶待者，赏！”

当知道有这道圣旨存在后，苏慕晴终于知道这身体的主人为何明明有着矜贵的头衔，却满目疮痍，原来一切的起因，都是归功于当今圣上——北堂风！

只可惜，自她来到这里就一直没能见到他，多番打听才知道皇上在几个月前去微服出巡。

为何要下这道圣旨，皇后与皇上究竟有何冤仇？皇后又为何以那种姿势了结自己的性命？这些问题苏慕晴反问了自己无数次，也尝试着四处打听。但宫里人无一例外地全都缄口不言，令她根本无从下手。难道是皇上有什么把柄落入她的手里，不然为何不废了她，或者干脆赐死，还搞出这么多花样来逼她就范。

说起来，这事还真是让苏慕晴格外棘手。真不知道她是做了什么孽，连死都不能安心做个烈士，还被上天选中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不过还好她是一名军人，这点小苦她还吃得了，而且她谙熟战略，算是能勉强生存。

不过这样也好，既然上天给了她一个重来的机会，她为何不好好用起？虽然这女子的人生起点略微低了些，状况着实有些窘迫，但是仅仅是这点挫折，还难不倒她苏上校。

苏慕晴眯住眼，唇角稍稍扯动了下。

“快点！笨手笨脚的！你又想吃鞭子了是不是！”李公公不耐烦地说着，眯起松散的眼皮，就差没动手了。

苏慕晴半垂眼眸，在路过李公公身边时，淡淡一笑，脸上没有丝毫惊慌，“奉劝一句，人要给自己留后路。”

苏慕晴说完，依然挂着从容的笑，只是看着前方的眸有些深。

她终于要见到这个一心想要将她折磨至死的皇帝了！苏慕晴深吸一口气，



而后毫不犹豫地端着水盆进了筱月殿。

李公公在后面看着苏慕晴清瘦的背影，嗤之以鼻，“啧啧，我在这宫里待了几十年，就算飞天有术，也绝斗不过皇上。”

李公公摇摇头，忽听里面有些不平常的动静，于是没再多想，赶忙小碎步跟了进去。

.....

苏慕晴前脚刚踏入筱月殿的殿门，还没等她放下盆子，就被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道狠狠地打了一巴掌。这突如其来的惩罚晃得她脑中嗡嗡作响，紧接着便有一个刺耳的声音穿入脑海：“皇后姐姐，你连倒水都不会吗？这么凉的水，如何给皇上洗漱！”

苏慕晴挑眉，脸颊处还隐隐发烫。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尽可能忍耐的将脸转回对上了一张看似清秀的容颜。

眼前之人虽然长了一副如水的娇柔之相，发起狠来却像只妖精。她就是柳妃——柳惠蓉。一个将皇上的罪责圣旨坚决贯彻到底的尖刻女人。

这三个月里，这个女人倚着皇上做背后靠山，还真是没少折磨她。不仅让她险些断了肋骨，对她用过鞭刑，还找了诸多借口让她穿着单衣在雪地里罚站。都说后宫女人，有很多最后都变得扭曲，现在她苏慕晴可真是见识到了，柳妃可谓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对于柳妃的责骂，苏慕晴很明白是在吹毛求疵。不过就算她解释，又有谁会为她主持正义？

天下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苏慕晴淡笑一声，将盆子抬高，索性顺着柳妃，道：“皇上既然要上朝，我们做妻妾的，当然要为皇上醍醐灌顶，让皇上更加清醒治国。”苏慕晴淡语，眼中却透露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从容，她唇角微扬，有着一副不容忽视的沉稳。

柳惠蓉先是一愣，她绝没想到苏慕晴竟会说如此大逆不道之言，于是面露胆怯地看了眼床帏，有些不知如何是好。

“总之！姐姐最好再打一盆来，否则待会皇上龙颜大怒，倒霉的可是姐姐，别浪费妹妹的一番苦心。”柳妃说道，但她慌里慌张的眼神却使得苏慕晴心中为之一笑。

看来，有人在后面看戏，那人定是想看她苏慕晴如何被个妃子羞辱而后委屈落泪。

只可惜，她向来心胸宽大，也经历过风雨。若以为区区一个女人的刁难就

能让她黯然神伤，那也太小看她这个专门搞战略研究的上校了。

“无所谓。”苏慕晴说道，声音轻缓，不慌不忙。随后她行了礼，极有耐性地拿着盆子往外走，仿佛柳惠蓉方才的那番挑衅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可步子才挪动一步，却忽然听到一声轻咳自纱幔中传出。身边柳惠蓉一惊，侧眸间见那帘子正被一双修长的指微微挑开，顿时便感到一股凛然自帘内散出。

“朕倒真想看看，皇后如何为朕……醍醐灌顶。”帘内之人轻声而语，声音低沉缓慢，透露着一种能刺透人心扉的寒。声落，帘掀。一抹修长而威严的身影逐渐从帘后显出。李德喜和柳惠蓉一见，心生惶恐，纷纷有些拘谨地向后退。

唯有苏慕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但并非是她当真想挑衅身后之人，而是自己的身子，竟不自主地僵硬，并渗透着莫名的恐惧。

不多时，一股淡淡的寒香自内飘出。身后之人缓而不急的脚步愈发地靠近慕晴。当他的身影渐渐遮盖了她的视线时，慕晴咬唇抬眸，也渐渐对上了他那双摄人心魄的狭长眼眸，顿时让她感觉自己的身子被一股寒气所困。

她微启唇，眼中透露着一丝讶异。她知道这个浑身散发着凛然的男人正是要置自己于死地的南岳皇帝北堂风，却从未想过他竟长了这么一副摄人心魄的容貌。他的墨色长发好似瀑布般顺在耳侧，静默地垂在腰间。眉毛略有上扬，黑曜石般狭长的眸中透露着一种冰冷的寒，但同时也镶嵌着一种深邃的慑然，仿佛谁要是多看他一眼，就会被瞬间吸入其中。他的鼻，高而挺，仿若刀刻般完美，薄唇轻扬，又为他的冰冷，增添了一抹妖冶感。他略尖的下颌，随着他的靠近，也逐渐地向回压低，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眼前有些怔住的苏慕晴。一身明黄衣袍，高贵而威严，寒香轻轻绕开，仿佛要将苏慕晴彻底吞噬。

“朕很庆幸你还活着。”北堂风冷语，而后侧眸说道，“你们两个，都下去。”他静静开口，声音不急不缓，却让李德喜与柳惠蓉不由得被他的威严所震，赶忙跪安。很快，整个筱月殿中，就只剩下苏慕晴和这个让她不寒而栗的男人。大门轻掩，声音垂落。他突然将她的手腕抓起，用力攥在手中。盆子掉落在地，发出不小的响动，躁动地在房间里转动，而盆中洒出的水，也渗了慕晴满身，将她衬托得更加狼狈。当屋中再次陷入一片死寂后，北堂风才用着更加凛冽的声音说道：“哪怕是得了癔症。但既然活着，就给朕好好想起来该想起的事……何况，是不是真的得了癔症，朕也要好好看看。”在说话的同时，他用如同利刃般的目光盯着她，似乎想要将这皮囊下的灵魂一眼望穿。但她却不惧，反而也直视他，使得北堂风的眼眸微微眯住，多了一份危险的气息。这



时北堂风忽然加重了捏着慕晴腕子的力道，使得苏慕晴还未痊愈的伤处刺痛万分，忍不住地闷哼一声。不过北堂风的这句话，倒是验证了她先前的想法：北堂风有什么把柄在她这皇后身上，也就是说……她有一张，暂时忘记的，但却绝对存在的保命王牌！

“臣妾该记得什么吗？”苏慕晴的回答毫不示弱，脸上露着浅浅的笑，只是眼中透露着一丝忍耐，伤口裂开的痛楚让她额角逐渐渗出了汗水。

“苏慕晴！”北堂风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她的名字，仿佛恨不能吃她的肉，抽她的骨。北堂风忽然冷笑一声，拽着她的胳膊一把扔在了冰冷的床榻上。重回自由的苏慕晴赶忙护住那又一次痛起的胳膊，不屈地望着北堂风。

“臣妾在！”苏慕晴冷笑，还不忘应他，可是这种回应，明显是一种绝不屈服于他的挑衅，使得北堂风身上的寒气更甚。

他的眉角略有挑动，而后一把扯住她的长发，发钗散落，一头青丝凌乱地在他手上摆动。他很用力，用力到让她丝毫使不上力气，只能毫不躲避地望着他凛冽的双眸。

“别在朕面前装。你该记得什么比朕清楚，不然也不会为了拿到它而公然与朕作对！”北堂风忽地拧住苏慕晴的下颌，几乎要将其捏碎。他眯住眼眸，语气逐渐降为了先前的冷漠。然而他的话，却字字刻骨，他凑近苏慕晴耳畔，用舌尖撩过她冰凉的肌肤，低声说道，“苏慕晴，别以为朕曾经疼爱过你，你就以为朕不敢碰你，你如果现在听朕的话，朕兴许还会原谅你！否则，别怪朕不念旧日情分。”

北堂风说完，便将苏慕晴冷冷地扔在一边。他似是瞬间换了一个人般敛住了一切的情绪，含冰双眸凝视着狼狈不堪的她，“无论你是真得了癔症还是假得了癔症，你都要清楚。朕，是你唯一的出路。”擦下了这么一句话后，北堂风便漠然离开了筱月殿，也将他的那股慑然冷风带走，似乎对这许久未见的皇后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就如同她只是他闲来时折磨一下的物件。慕晴哑然失笑，只是有些愤然地又在筱月殿待了一会。待她终于缓过神，她蓦地抬眸，唇角缓缓抽动，清丽的眼眸中闪动着幽幽碧光。

虽然方才被北堂风狠狠地折磨了一顿，但同时她心中也开始有些明朗，只不过她当真一点都记不起北堂风口里的东西。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她必须好好利用这样东西，至少在自己想起来之前，将自己的命保住，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之后苏慕晴扶着有些麻木的胳膊缓缓走出筱月殿，在这冰霜覆瓦的寒冬，

身上浸透的水渍已让那单薄的布料冰得发硬。慕晴始终在沉思着，想要尽快想起什么蛛丝马迹，直到不知被什么人狠狠撞在地上之时，她方才稍稍缓了神。她一抬头，迎面便见两个小太监恶狠狠地从地上爬起，在他们的身边时而有些圆滚滚的糕点四处乱跑，绕了几圈才肯停下。

小太监一见东西摔了，两人眼睛都直了。于是怒不可遏地喊道：“大胆！你是什么东西！竟然敢把柳妃娘娘的糕点撞翻！是不是不想活了！”话音刚落，两个小太监却因看清了苏慕晴的脸而神情转为诡异，他们突然相视而笑，那邪佞的样子让慕晴感觉浑身难受。

是了，全宫廷都知道，谁要是碰上皇后娘娘，就算是遇见“皇恩浩荡”了。因为他们只要下狠手整治整治，就能得赏赐！于是两人索性将苏慕晴一把揪落，恶狠狠地看着她说，“皇后娘娘可别怪奴才们，奴才们也只是听命于皇上罢了。”说着，就将苏慕晴扔在地上，而后狠狠踩上她本就冻伤的手背，用力压碾，直到见了血。

“混蛋。”苏慕晴低语，抓住那只踩着她手背的脚，狠狠一扭，便听到了一声惨叫。

苏慕晴扶着手起来，一双美眸泛出一种怒意，“谁再敢碰本官，本官就让谁全身残废！”

这一刻，苏慕晴是真的发火了，骨子里身为军人的傲气一时全数发出，使得两个小太监身子一震，也稍有犹豫。宫里传闻，皇后应是丝毫不会反抗、只会含泪忍受的娇弱女子，可怎么看眼前这个下手颇狠的女子都不像是传闻所说的那般。

“别听皇后的，危言耸听罢了。”其中一个小太监说，眼中露出轻蔑之色。

“可她真动手啊！”另一个太监捂着脚，整张脸都扭曲了。他总觉得自己脚踝已经脱节了，痛得无法忍受。

“你这废物，待会赏我可自己领了。”那个稍凶些的太监唾弃了一口，伸手就要抓苏慕晴。

苏慕晴咬唇，双手紧握拳，就在她正做好准备要拖着这残破的身子与这两个小喽啰打上一架时，那两个太监却如同在她身后看到什么那般，全傻在那里，两人的脸都变得煞白煞白。慕晴微愣，好像也与他们一样感觉到身后有一种不知名的压迫感。于是屏息，也慢慢转过头。

“奴才给祈亲王请安，祈亲王万福！”随着两个太监惊慌的声音，一身银丝蓝袍的男子出现在苏慕晴眼中。那人面色淡漠如风，如墨发丝整齐地自耳后



顺下。他的眼睛，带了些浅淡的琉璃色，映在光下，显得清幽而平和。他走近慕晴，顿时飘过一阵让她为之安心的檀香，仿如这个男人给她的感觉那般，安静怡人。在他身后，则跟着一个面无神情的男子，看起来冷冷的，倒与这祈亲王截然不同。

“皇后。”祈亲王幽声而语，声调中没有丝毫的不恭，可以说是苏慕晴在这宫中第一次听到真心喊她皇后的人。

但他的恭谨却让慕晴反倒有些不知如何是好，袖中指尖轻轻捏动。

祈亲王转了眸，冷冷看向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太监，低声而道：“不知是哪家主子，竟教出如此狗仗人势的奴才。”

“奴才，奴才只是听命于皇上……”

祈亲王垂眸，弯身捡起掉落在地上的点心，“刚才听到你们说，这是要送去给柳妃的？”

“是……”两个太监连头都不敢抬，哆哆嗦嗦地回答。

在这一问一答中，慕晴悄然地看向这初次见面的淡雅男子。其实她在宫中对他还是有所耳闻。在朝廷里，势力最大的就是祈亲王北堂墨，是连皇上都要忌讳三分的人物。本以为他会是更加年迈之人，却没想到竟是如此年轻俊逸。而更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被他看到如此狼狈的一幕。

“回去告诉柳妃，这点心是本王无意弄掉的。他日本王自会派人送上江南糕点赔罪。”北堂墨的声音不急不缓，只是用指尖将糕点擦了擦，然后又将其放回了碟子中，“南城饥荒，还是不要浪费的好。”

太监听了，赶紧爬过去颤抖着将其他糕点放回盘中，不敢再多说一句。

“你们走吧。”北堂墨淡语，眼中依旧毫无波澜。待太监们灰头土脸地离开后，北堂墨这才再度正视苏慕晴。

苏慕晴刚要上前道谢，却发现北堂墨竟毫不避讳地缓缓执起自己受伤的手，看似淡漠的脸上，也同时显出了一种疼惜。

“这些人着实可恶。……本王为你上药。”北堂墨说道。

“不用……”还没等苏慕晴整句话说完，北堂墨便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他打开盖，将里面的药粉轻轻撒在了苏慕晴的手背上。针扎般的痛楚突如其来，使得苏慕晴脸色有些发白。

“疼吗？”北堂墨道，而后轻轻地在她手背上吹着气。那裹着檀香的暖风袭来，使得苏慕晴心头不自觉地跳动一下，竟有红晕浮上脸颊。

“多谢。”当北堂墨将一条白色丝布缠在苏慕晴手上后，苏慕晴赶忙道谢，



慢慢抽回了手。从小到大，她虽是在男人圈长大的，却也从未与这样的男人如此亲近过。整颗心仿佛都快破胸而出。

“早就听闻罪责圣旨，没想到竟真存在。”北堂墨说道，眼中有些微微的不悦。

“王爷，该走了。”这时，北堂墨身后的男子靠近耳语，使得北堂墨脸上浮出了一丝凝重，于是望向苏慕晴。他望着她，微微一笑，如暖阳般。而后将怀里的瓶子放到苏慕晴手中，“皇后，记得去让御医看看伤。这个皇后留在身边，若有机会，臣会来拜会皇后的。”语毕，北堂墨又温温一笑，而后朝着与苏慕晴相反方向而去。

苏慕晴轻握住手上还留着北堂墨身上淡淡檀香的丝绢，心中流过一片暖流。或许是这个冰冷到没有一丝人情味的地方，容易让人变得脆弱。

“北堂墨。”苏慕晴轻声念着，并将她被包扎的手贴在胸口，在她那黑曜石般的两眸中闪动着一缕流光。不禁有些感叹这宫里至少还是有人情味存在，至少不都是像北堂风那样的人。

想起北堂风，慕晴心中又是一阵抽搐。她咬住唇，转身向着自己的晴岚轩走去。回去后，她肯定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有关“北堂风”这三个字，她宁死也不想再多琢磨了。

但苏慕晴刚走，不远处的北堂墨却停了脚步。他略微有些担忧地回头看了她的背影，琉璃眸中闪动着淡淡幽光：“若白，你看皇后当真什么都记不得了么？”

身边的离若白脸色有些凝重，也追着北堂墨视线看向苏慕晴，他摇摇头，着实不知要如何回答，只是淡淡地说了句，“王爷，皇上近来已经在王府加派了人手，看来还是提防您提防得紧。为了大局着想，皇后之事还是不要参与的好。”

北堂墨轻轻地点了下头，俊逸的脸上透出了些柔和，“皇上的家事本王也不想参与，但至少让茗雪进宫照应她一下吧。”语罢，北堂墨略有深意地勾了下唇便转身离去，长发顺风轻摆，撩起了一抹看不透的安静。唯有离若白的脸上，浮现着一种如何也无法参透的疑惑，但也只得应了一声，随着北堂墨而去了。